

## 宋史卷三〇二

## 列传第六一

王臻 鱼周询 贾黯 李京  
吴鼎臣附 吴景初 马遵附 吴及  
 范师道 李绚 何中立  
 沈邈

王臻字及之，颍州汝阴人。始就学，能文辞。曾致尧知寿州，有时名，臻以文数十篇往见，致尧览之，叹曰：“颍、汝固多奇士。”举进士中第，为大理评事，历知舒城、会昌县，通判徐、定二州，以殿中丞知兖州，特迁监察御史。

中使就营景灵宫、太极观，臻佐助工费有劳，迁殿中侍御史，擢淮南转运副使。时发运司建议浚淮南漕渠，废诸堰，臻言：“扬州召伯堰，实谢安为之，人思其功，以比召伯，不可废也。浚渠亦无所益。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而发运司卒浚渠以通漕，臻坐前异议，降监察御史、知睦州。道复官，徙福州。闽人欲报仇，或先食野葛，而后趋仇家求斗，即死其处，以诬仇人。臻辨察格斗状，被诬者往往释去，俗为之少变。又民间数以火讹相惊，悉捕首恶杖之，流海上，民乃定。

仁宗即位，迁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历三司户部、度支副使，擢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。奸人伪为皇城司刺事

卒，吓民以取贖，臻购得其主名，黥窜三十余人，都下肃然。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，建言：“三司、开封府诸曹参军及赤县丞尉，率用贵游子弟，骄惰不习事。请易以孤寒登第、更仕宦书考无过者为之。”又言：“在京百司吏人入官，请如《长定格》，归司三年。”皆可其奏。未几，卒。臻刚严善决事，所至有风迹。

鱼周询字裕之，开封雍丘人。早孤，好学。举进士中第，为大理评事，历知南华、分宜、静海县三，迁太常博士、通判汉州。城中夜有火，部众救之，植剑于前曰：“攘一物者斩！”火止，民无所失亡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真州，徙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求便郡，知安州，徙蔡州，召为侍御史。陕西用兵，科敛烦数，命安抚京西路，还赐绯衣银鱼。为开封府判官，又使陕西刺民兵，判三司理欠、凭由司。进起居舍人、知谏院，固辞，乃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时渭州城水洛，尹洙、郑戩争未决，诏周询与都转运使程戡相利害。周询是戡议，遂城之。迁吏部员外郎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成德军，徙河北都转运使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

庆历八年，手诏近臣访天下之务。周询对曰：

陛下患西陲御备，天下绎骚，趣募兵士，急调军食，虽常赋有增，而经用不足。臣以谓唐季及五代，强臣专地，中国所制，疆域非广。及祖宗有天下，俘吴、楚、蜀、晋，北捍獯粥，西服羌戎，所用甲兵，所入租赋，比之于今，其数尚寡。然而摧坚震敌，军府无空虚之弊，县官无烦费之劳，盖赏信罚必，将选兵精之效也。

近元昊背惠，西方宿帅。朝廷用空疏闾茸者为偏裨，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，故大举即大败，小战辄小奔。徒日费千金，度支不给，卖官鬻爵，淆杂仕流，以铁为钱，隳坏国法。而又官立盐禁，驱民齐辇，荡析恒产，怨咨盈路。去秋水旱继作，今春饥馑相属，生灵重困，于兹为剧。今元昊幼子新立，乃朝廷宽财用、惜民力之时也，速宜经度，以纾匱乏。愿委安抚使与本路守

边、掌计臣僚同议，裁减冗兵，节抑浮费，禁止横敛，廩假贫民，去武臣之庸懦，出守宰之贪残。仍冀特发宸衷，出内帑钱助关陕费，使通盐商之利，改钱币之法，宣布德泽，与民休息。然后劝勉农桑，隐括税籍，收遣利，抑兼并，则公有羨财，私有余力矣。

陛下患承平寝久，仕进多门，人污政滥，员多阙少，滋长奔竞，靡费廩禄。臣以谓国家于制举、进士、明经之外，复有任子、流外之补，负瑕衅、服舆台者，亦真班列。历年既久，纷猥塞路，求人任事，适用者鲜，而又亟更数易，交错道涂，额置有常，诏除无限，凡守一阙。动逾再期。预闾籍、服武弁者，坐费水衡之给，虚计岁考之期；赴铨调、守选格者，居多困乏之叹，行寡廉耻之风。官冗之弊，一至于此！愿陛下特诏，进士先取策论，诸科兼通经义，中第解褐，无令过多。其文武班奏荐并流外出官者，权停五七年，自然名器不滥，奔竞衰息矣。

陛下患牧守之职，罕闻奏最。臣闻汉宣帝勉历二千石，其有治效者，增秩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，公卿缺，则以次用之，故良吏为盛。国家鉴诸侯专地之患，一切用郡守治之。而班行浸冗，序迁者众。乃有地处藩宣，秩为卿监，而未历省府提转，则为沈抑。内重外轻，何以求治？改弦易辙，正在此时。愿诏两府大臣，选委两制、台谏官参举，如两任通判可充知州军京朝官，依次除补。若治状尤异，即升省府提转。其常例入知州者，一切停罢，则进擢得人，牧守重矣。

陛下患将帅之任，艰于称职。臣闻晏子荐司马穰苴曰：“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。”是知将帅之材，非文武兼备，则不可为。我朝自二边款附，久不用兵。近岁有西北之警，补授帅臣，出于遽猝，非自卒伍，即恩泽侯。无信义以结士心，无庄严以正师律，退则奔北，进则被擒，亏损威灵，取侮夷狄，命将之失，未有若今之甚也。愿择名臣，选举深博有谋、知兵练武之士，不限资级，试以边任，临轩敦遣，假以威权，如祖宗朝任郭进、李汉超

辈，阃外之事，俾得专之，无以谤讪轻有迁徙，使其足以取重，则安有不称职之忧乎？

陛下患西北多故，边情叵测，献奇谲空言者多，陈悠久实效者少，备豫不虞，理当先物。臣闻国家和约北戎，爵命西夏，偃革止戈，逾四十载。而守边多任庸人，不严武备，因循姑息，为敌所窥，致元昊悖逆，耶律张皇。未免屈己为民，息兵讲好，皆用苟安之谋，而无经远之策。此班固所谓“不选武略之臣，恃吾所以待寇而货赂，割剥百姓以奉寇讎”者也。愿陛下特义减三路兵马之驾冗者，以纾经费，以息科敛。然后选将帅，择偏裨，使戢肃骄兵，饬利戎器，识山川形胜，用兵奇正。河朔旷平，可施车阵，亦宜讲求其法。虽二边异时侵軼，恃吾有以待之，庶几无患矣。

时执政及近臣所对多疏阔，仁宗颇嘉周询详敏。知恩州张得一诛，坐失举，出知永兴军；数日，改知成德军，未行，卒。帝嗟悼之，特赠尚书工部侍郎。

周询性和易，闻见该洽，明吏事。在安州时，园吏见大蛇垂阑楯，即视之，乃周询醉而假寐，世传其异。

贾黯字直孺，郑州穰人。擢进士第一，起家将作监丞、通判襄州。还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直集贤院，迁左正言、判三司开拆司。

黯自以年少遭遇，备位谏官，果于言事。首论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可大用。杜枢覆张彦方狱，将驳正，忤执政意，执政以他罪绌枢。黯言：“枢无罪，且旨从中出，不因臣下弹奏。恐自此贵幸近习，言一得入，则将阴肆谗毁，害及善良，不可不察。”时言者或论事亡状，辄戒励穷诘。黯奏：“谏官、御史，迹既疏远，未尝预闻时政，不免采于传闻，一有失言，而诘难沮辱随之，非所以开广言路。请如唐太宗用王圭、魏征故事，每执政奏事，听谏官一人随入。”执政又患言事官旅进，论议上前不肯止。乃诏：“凡欲合班上殿者，皆禀中书俟旨。”黯论以为：“今得进见言事者，独谏官、御史，若然，言路将壅，陛下

不得闻外事矣。请如故便。”皆弗许。

依智高反，余靖知桂州，杨旼安抚广南东、西路，皆许便宜行事。黯言：“二人临事，指纵不一，则下将无所适从。又靖专节制西路若贼东向，则非靖所统，无以使众，不若并付靖经制两路。”从之。皇佑四年，同修起居注，从判盐铁勾院，迁左司谏。建言天下复置义仓，下其说诸路，而论者不一，黯亦反复辨析，卒不果行。宰相刘沆请中外荐举陈乞，一切以诏令从事，毋用例。论者以为非便，黯奏罢之。狄青除枢密副使，黯言：“国初武臣宿将，扶建大业，平定列国，有忠勋者，不可胜数。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。”不报。会灵观灾，又言：“天意所欲废，当罢营缮，赦守卫者罪，以示儆惧修省之意。”擢知制诰。

初，仁宗视事退，御迓英阁，召侍臣讲读，而修起居注官独先出。黯言：“君臣访对，动关政体，而史臣不得预闻，请并召侍经筵。”许之。初，迓英、延义二阁，讲读官自有记注。至是，乃罢焉。直龙图阁钱延年擢天章阁待制，黯当命辞，即诋延年不才，不宜污侍从，封词目还中书，命遂寝。

判吏部流内铨。益州推官乘泽父留乡里，死三年矣。泽为弗知者而调京师，既觉而去。黯奏劾，废终身。福州推官刘扑挟数术，言人祸福，多游公卿门，黯奏以为灵台郎。

时诏两制、两省官惟公事许至中书、枢密院见执政，群臣心知其非，而嫌于自言。后黯知许州，乃言：“他官皆得见执政，而侍从近臣，反疏斥疑间如此。尝闻先朝用王禹偁请，百官候谒宰相，并于政事堂；枢密使亦须聚坐接见，以防请托。令下，左正言谢泌上书，以谓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，大臣展四体报人主之谊。”即时追寝前诏。

徙襄州，迎父之官，而父有故人在部中，遣直厅卒致问。黯辄答卒，父悲，一夕归乡里。他日，疾且亟，黯内怀不自安，请徙郡及解官就养。不报，乃弃官去。而御史吴中复等劾黯辄委州印，挠朝廷法，绌知郢州。未及行，父死。服除，勾当三班院，为翰林学士。唐介等坐言陈升之不当柄用，皆外补。黯奏介等敢言，请宽之。以疾请郡，

改侍读学士、知郑州。未行，疾愈，复以为翰林学士、知审官院。

时官吏有以祖父嫌名，援律为请授他官。黯言：“礼不讳嫌名，二名不偏讳，律：‘府号、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，又上书若奏事犯祖庙讳，罪皆有差。’又曰‘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，不坐。’今官吏许避嫌名，则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，可坐以冒荣之律乎？国朝雍熙中，尝诏：“除官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、文班四品以上，许用式奏改，余不在此制。”请约雍熙诏书，自某品而上，以礼律从事。”诏非嫌名及二名，不以品秩高下皆听避。

累迁尚书左司郎中、权知开封府。两军狱囚岁瘐死者众，而吏不任其责。黯言：“吏或怠于视囚，饥渴疾病，因以致死，请岁计死者多少而赏罚之。”府史额七百人，以罪废复叙者，皆数外补之，黯请叙者须有阙乃补。然所断治，或出己见，人不以为允。御史中丞王畴与其属陈经、吕海、傅尧俞，谏官司马光、龚鼎臣、王陶，皆言黯刚愎自任，赦书下府，罪应释者反重行之。罢为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

英宗即位，迁中书舍人。受诏撰《仁宗实录》，权知审刑院，为群牧使。时封拜皇子，并除检校太傅。黯言：“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是为三师，天子之所师法。子为父师，于义不可，盖前世因循弗思之过。请自今皇子及宗室属卑者，皆毋兼师傅官，随其迁序，改授三公。”下两制议，请如黯奏。而中书亦谓：“自唐以来，亲王无兼师傅者。国朝以三师、三公皆虚名，故因而授之，宜正其失。”诏可。

迁给事中、权御史中丞。未几，以吕海知杂事，海尝弹治黯，逡巡引避。黯言尝荐海为御史，知其方正谨厚，一时公言，非有嫌怨，愿终与共事，海乃就职。

时帝初即位，王广洲、周孟阳以藩邸之旧，数召对。黯言：“俊人满朝，未有一被召者，独亲近一二旧人，示天下以不广。请如太宗故事，召侍从馆阁之臣，以备顾问。”帝尝从容谓黯曰：“朕欲用人，少可任者。”黯对：“天下未尝之人，顾所用如何尔。”退而上五事：一、知人之明，二、养育以渐，三、材不求备，四、以类荐举，五、择取自代。

后与两制合议，请以濮王为皇伯，执政弗从，数诣中书争论。会大雨水，时黜已被疾，疏言：“简宗室，逆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今二三执政，知陛下为先帝后，乃阿谀容说，违背经义，建两统贰父之说，故七庙神灵震怒，天降雨水，流杀人民。”既病，求出，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。未行，卒，年四十四。口占遗奏数百言，尤以濮王议为请。赠尚书礼部侍郎。

初，黜母陈归宗，继母史在堂，后迎陈归，二母不相善，黜能安以事之。黜修洁自喜，在朝数言事，或从或否，人称其介直。然卞急，初通判襄州，疑忧人戏已，以人茵啖之。在开封，为罪人所罾，又啖以人茵，言者亦以是诋之。

李京字伯升，赵州人。进士中第，历平定军判官、冀州推官，改大理寺丞、知魏县。奉法严正，吏不便，欲以苛中京，遂相率遁去。监司果议以苛刻斥京，知府任布曰：“如此，适堕吏计中。”京赖以免。徙永昌县，通判赵州。王拱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，迁监察御史。

时，太史言日当食不食，群臣皆贺。京上疏曰：“陛下因天之戒，恐惧修省，避正殿，减常膳，故精意感格，日当食而阴云蔽亏。虽宋景公之荧惑退舍，商大戊之桑谷并枯，无以异也。然臣区区穷有所疑者，自宝元初，定襄地震，坏城郭，覆庐舍，压死者以数万人。殆今年，震动不已，岂非西、北二边，有窥中国之意乎、二月雷发声，在《易》为《豫》，言万物出地，皆悦豫也。八月收声，在《易》为《归妹》，言雷声入地，避群阴之害也。今孟夏雷未发声，岂非号令不信乎？愿陛下飭边臣备夷狄，戒辅臣慎出命，以压祸于未形。又尚美人弃外馆多年，比闻复召入，臣虑假媚道以为蛊惑，宜亟绝之。苗继宗嬖御子弟，乃缘恩私，为府界提点。宜割帷薄之爱，重名器之分，庶几不累圣政。”仁宗嘉纳，授右正言、直集贤院、同管勾国子监，加史馆修撰。

数上书论事，宰相贾昌朝不悦。京尝属侍御史吴鼎臣荐推直官李实，鼎臣希昌朝意，以告中丞高若讷。若讷为鼎臣上京简，谪京太

常博士、监鄂州税。既至，引令狐峒、钱徽事言：“臣为御史谏官，首尾五年，凡六上章、四亲对，自陈疾故，恳求外补。臣之出处，粗有本末。向者在台，见《入阁图》，三院御史立班各异。闻元日将入阁，而御史王贇、何邾皆告归。会推直官李实岁将满，因简鼎臣宜留实补御史，鼎臣亦谓议协公望，不意逾两月，乃诬臣与实为朋党。臣初被黜，阅诸囊中，鼎臣所遗私书别纸故在，臣令男湛及悉焚毁。臣与实僚友，鼎臣乡曲之旧，鼎臣为御史，臣廷誉推引，实有力焉。待之不疑，因以诚告，岂谓倾险包藏，甘为鹰犬，惟陛下察之。”未几，卒官。诏录湛为郊社斋郎。

鼎臣，隰州人。既逐京，会昌朝罢，夏竦自北京召为相。鼎臣先论竦在并州杖杀私仆，复与谏官、御史言竦论议与陈执中异，不可共事。竦既罢，遂以刑部员外郎知谏院。上言：“朝廷方与契丹保誓约，而杨怀敏增广塘水，辄生事，民或怨叛，虽斩怀敏，无及矣”。遂为河北体量安抚，令经度塘水利害，而鼎臣更顾望，依违不能决。昌朝与都转运使施昌言议河事不合，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，代昌言，数月卒。

吕景初字冲之，开封酸枣人。以父荫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举进士，历汝州推官，改著作佐郎、知夏阳县，金书河南府判官，通判并州。高若讷荐为殿中侍御史。

张贵妃死，有司请依荆王故事，辍视朝五日，或欲更增日，听上裁，乃增至七日。景初言：“妃一品当辍朝三日，礼官希旨，使恩礼过荆王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妃既追册为皇后，又诏立忌，景初力争，乃罢。

时兵冗，用度乏，景初奏疏曰：“圣人在上，不能无灾，而有救灾之术。今百姓困穷，国用虚竭，利源已尽，惟有减用度尔。用度之广，无如养兵。比年招置太多，未加拣汰。若兵皆通健，能捍寇敌，竭民膏血以啗之，尤为不可，况羸疾老怯者，又常过半，徒费粟帛，战则

先奔，致勇者亦相牵以败。当祖宗时，四方割据，中国才百余州，民力未完，耕植未广，然用度充足者，兵少故也，而所征皆克。自数十年来，用数倍之兵，所向必败。以此，知兵在精，不在众也。议者屡以为言，陛下不即更者，由大臣偷安避怨，论事之臣，又复缄默，则此弊何时而息。望诏中书、枢密院，议罢招补，而汰冗滥。”

又言：“坐而论道者，三公也。今辅臣奏事，非留身求罢免，未尝从容独见，以评讲治道。虽愿治如尧、舜，得贤如稷、契，而未至于治者，抑由此也。愿陛下于辅臣、侍从、台谏之列，择其忠信通治道者，屡诏而数访之，幸甚！”又与言事御史马遵、吴中复奏弹梁适与刘宗孟连姻，而宗孟与冀州富人共商贩。下开封府劾治，所言不实，皆坐谪，景初通判江宁府。徙知衡州，复召还台。

嘉祐初，大雨水，景初曰：“此阴盛阳微之诫也。乃上疏称：“商、周之盛，并建同姓；两汉皇子，多封大国；有唐宗室，出为刺史；国朝二宗，相继尹京。是欲本支盛强，有磐石之安，则奸雄不敢内窥，而天下有所倚望矣。愿择宗子之贤者，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，以消奸萌，或尹京典郡，为夹辅之势。”时狄青为枢密使，得士卒心，议者忧其为变。景初奏疏曰：“天象谪见，妖人讹言，权臣有虚声，为兵众所附，中外为之汹汹。此机会之际，间不容发，盖以未立皇子，社稷有此大忧。惟陛下蚤为之计，则人心不摇，国本固矣。”数诣中书白执政，请出青。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，外言皆小人为之，不足置意。景初曰：“青虽忠，如众心何，盖为小人无识，则或以致变。大臣宜为朝廷虑，毋牵闾里恩也。”知制诰刘敞亦论之甚力，卒出青知陈州。

李仲昌以河事败，内遣中人置狱。景初意贾昌朝为之，即言：“事无根原，不出政府，恐阴邪用此，以中伤善良。”乃更遣御史同讯。迁右司谏，安抚河北。还，奏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，有田七百余顷，因请均其徭役，著限田令。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判都水监，改度支副使，迁吏部员外郎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，以病，未入谢而卒。

马遵者字仲涂，饶州乐平人。尝以监察御史为江、淮发运判官，就迁殿中侍御史为副使。入为言事御史，谪知宣州，后复为右司谏，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改吏部，直龙图阁，卒。性乐易，善议论，其言事不为激讦，故多见推行，杜衍、范仲淹皆称道之。

吴及字几道，通州静海人。年十七，以进士起家，为候官尉。闽俗多自毒死以诬仇家，官司莫能辨，及悉为讞正，前后活五十三人，提点刑狱移其法于一路。辟大理寺检法官，徙审刑院详议，累迁太常博士。

是时，仁宗春秋既高，无子，及因推言阉寺，以及继嗣事。至和元年，上疏曰：

臣闻“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”臣幸得待罪法吏，辄原刑法之本，以效愚忠。切惟前世肉刑之设，断支体，刻肌肤，使终身不息。汉文感缙紫之言，易之鞭捶，然已死而笞未止，外有轻刑之意，其实杀人。祖宗鉴既往之弊，薙除烦苛。始用折杖之法，新天下耳目，兹盖旷古圣贤，思所未至。陛下深恻民隐，亲览庶狱。历世用刑，无如本朝之平恕，宜乎天降之祥。而方当隆盛之时，未享继嗣之庆，臣穷惑焉。

或者宦官太多，而陛下未悟也。何则？肉刑之五，一曰宫，古人除之，重绝人之世。今则宦官之家，竞求他子，勦绝人理希求爵命。童幼何罪，陷于刀锯，因而夭死者，未易悉数。夫有疾而夭，治世所羞，况无疾乎？有罪而宫，前王不忍，况无罪乎？臣闻汉永平之际，中常侍四员，小黄门十人尔。唐太宗定制，无得逾百员。且以祖宗近事较之，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。今凡几何人？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，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也，伏望顺阳春生育之令，浚发德音，详为条禁。进献宦官。一切权罢，擅宫童幼，实以重法。若然，则天心必应，圣嗣必广，召福祥、安宗庙之策，无先于此。

书奏，帝异其言，欲用为谏官，而及以父忧去。

嘉祐三年，始擢秘阁校理，俞月，改右正言。复上疏曰：“帝王之治，必敦骨肉之爱，而以至亲夹辅王室。诗曰：‘怀德惟宁，宗子惟城。’故同姓者，国家之屏翰；储副者，天下之根本。陛下以海宇之广，宗庙之重，而根本未立，四方无所系心，上下之忧，无大于此。谓宜发自圣断，择宗室子以备储副。以服属议之，则莫如亲，以人望言之，则莫如贤。既兼亲贤，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，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，听入侍禁中，示欲为后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，曰：‘宫中有子矣。’陛下他日有嫡嗣，则异其恩礼，复令归邸，于理无嫌，于义为顺，弭觊觎之心，属天下之望，宗庙长久之策也。”既而又言：“开宝诏书：‘内侍臣年三十无养父者，听养一子为嗣，并以名上宣征院，违者抵死。’比年此禁益弛，天绝人理，阴累圣嗣。愿诏大臣明示旧制，上顺天意，以绥福佑。”明年，遂权罢内臣进养子。

管勾登闻检院。又上书论政事，谓：“仓廩空虚，内外匱乏，其弊在于官多兵冗。请汰冗兵，省冗官，然后除民之疾苦。”因条上十余事，多施用之。建请择馆职，分校馆阁书，并求遗书于天下，语在《艺文志》。

明年，日食三朝，及言：“日食者，阴侵阳之戒。在人事，则臣陵君，妻乘夫，四夷侵中国。今大臣无姑息之政，非所谓臣陵君，失在陛下渊默临朝，使阴邪未尽屏也。后妃无权横之家，非所谓妻乘夫，失在左右亲幸，骄纵亡节也。疆场无虞，非所谓四夷侵中国。失在将帅非其人，为敌所轻也。”因言孙沔在并州，苛暴不法，燕饮无度；庞籍前在并州，轻动寡谋，辄兴堡砦，屈野之蚺，为国深耻。沔由此坐废。

又言：“春秋有告余，陛下恩施动植，视人如伤。然州郡官司各专其民，擅造闭余之令，一路饥，则邻路为之闭余。一郡饥，则邻郡为之闭余。夫二千石以上，所宜同国休戚，而坐视流离，岂圣朝子育兆民之意哉！”遂诏：“邻州、邻路灾伤而辄闭余，论如违制律。”

久之，迁右司谏、管勾国子监。在职数年，以劲正称，遇事无小大辄言。尝请毋纳群臣上尊号，出后宫私身及非执事人，毋以御宝

白札子賜近幸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；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，畏避怨謗，宜用唐李吉甫故事，选拔賢俊，約杜預遺法，旌擢守令；復置將作監官屬，專領營造；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輅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。

會諫官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，下兩制、台諫官集議。主鐵冶者，旧得補班行。至是。議罷之。既定藁，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旧制。主磁湖冶者，大姓程叔良也。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台諫，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例，請詔問狀，皆引伏。及出為工部員外郎、知盧州，進戶部、直昭文館、知桂州。卒，錄其弟齊為太廟齋郎。

及當官有守，初為檢法官，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。下有司議，及爭不可，主者悲曰：“立天下法，當由一檢法邪？”及曰：“義理為先，安有高下？”卒不為詘。

范師道字貫之，蘇州長洲人。進士及第，為撫州判官，后知廣德縣。縣有張王廟，民歲祠神，殺牛數千，師道禁絕之。通判許州，累遷都官員外郎，吳育舉為御史。奏請罷內降推恩，擇宰相久其任，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。

初，皇祐中，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，設京几轉運使、提點刑獄，號為“拱輔京師”，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，欲取京几財賦贍之，因以收事柄。師道力奏非便，遂復旧制。又以四年貢舉，士苦淹久，請易為三年。宰相劉沆護葬溫成皇后，禮官議稱“陵”，師道以為非典制，數以爭，沆惡之，引著令“台官滿二年當補外”，出知常州。台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，不報。徙廣南東路轉運使。旧補攝官皆委吏胥，无先後遠近之差，師道為置籍次第之。召為鹽鐵判官，道改兩浙轉運使。迁起居舍人、同知諫院，管勾國子監。

后宫周氏、董氏生公主，諸閹女御多迁擢。師道上疏曰：“禮以制情，義以奪愛，常人之所難，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。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，此盛德事也。然而事有系風化治亂之大，而未以留意，

臣敢为陛下言之。窃闻诸阁女御，以周、董育公主，御宝白札并为才人，不自中书出诏。而掖庭，覬觐迁拜者甚多，周、董之迁可矣，女御何名而迁乎？才人品秩既高，古有定员，唐制止七人而已。祖宗朝宫闈给侍不过二三百，居五品之列者无几，若使诸阁皆迁，则不复更有员数矣。外人不能详知，止谓陛下于宠幸太过，恩泽不节耳。夫妇人女子，与小人之性同，宠幸太过，则渎慢之心生，恩泽不节，则无厌之怨起，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。且用度太烦，须索太广，一才人之奉，月直中户百家之赋，岁时赐予不在焉。况诰命之出，不自有司，岂盛时之事耶？恐斜封、墨敕，复见于今日矣。”

时大星陨东南，有声如雷。又上疏曰：“《汉》、《晋天文志》：‘天狗所下，为破军杀将，伏尸流血。’《甘氏图》：‘天狗移，大贼起。’今朝廷非无为之时也，而备边防盗，未见其至。虽有将帅，不老则愚，士卒虽多，劲勇者少。小人思乱，伺隙乃作，必有包藏险心，投隙而动者。宜拣拔将帅，训练卒伍，诏天下预为备御。”仁宗晚年尤恭俭，而四方无事，师道言虽过，每优容之。迁兵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、判都水监。与谏官、御史数奏枢密副使陈升之不当用，升之罢，师道亦出知福州。顷之，以工部郎中入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感风眩，迁户部，直龙图阁、知明州，卒。

师道厉风操，前后在言责，有闻即言，或独争，或列奏。如陈执中家人杀婢，卒坐免；夺王拱辰宣征使、李淑翰林学士；及王德用、程戡领枢密，宦官石全彬、阎士良升进，皆尝奏数其罪焉。

李绚字公素，邛州依政人。少放荡亡检，兄绚教之书，严其课业而出，绚邀自若，比暮绚归，绚徐取书视之，一过辄诵数千言，绚奇之。稍长，能属文，尤工歌诗。尝以事被系，既而逸去。

擢进士第，再授大理平事、通判邠州。元昊犯延州，并边皆恐。邠城陴不完，绚方摄守，即发民治城，僚吏皆谓当言上逮报，绚不听。帝闻之喜，因诏他州悉治守备。还为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，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，为京西转运使。是时，范雍知河南，王举

正知许州，任中师知陈州，任布知河阳，并二府旧臣，绚皆以不才奏之。

未几，召修起居注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时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实台省，恶衍者指绚为其党。绚尝举陆经，经坐赃贬；而任布又言绚在京西苛察，出知润州。改太常丞，徙洪州。时五溪蛮寇湖南，择转运使，帝曰：“有馆职善饮酒者为谁，今安在？”辅臣未谕，帝曰：“是往岁城邠州者，其人才可用。”辅臣以绚对，遂除湖南转运使。绚乘驿至邵州，戒诸部按兵毋得动，使人谕蛮以祸福，蛮罢兵受约束。

复修起居注，权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复纠察在京刑狱。以右正言、知制诰奉使契丹，知审官院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起居舍人、权知开封府，治有能名。绚夜醉，晨奏事酒未解，帝曰：“开封府事剧，岂可沉湎于酒邪？”改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初，慈孝寺亡章献太后神御物，盗得，而绚误释之，讵知苏州，未行，卒。

绚疏明乐易，少周游四方，颇练世务。数上书言便宜。仁宗春秋高，未有继嗣，绚因祀高禩还献赋，大指言宜远嬖宠，近贤良，则神降之福，子孙繁衍，帝嘉纳之。性嗜酒，终以疾死。

何中立字公南，许州长社人。幼警迈，与狄遵度游，遵度曰：“美才也！”其父棐遂以女妻之。进士及第，授大理评事，历金书镇安、武胜二镇节度判官，迁殿中丞，召试学士院，为集贤校理。改太常博士、修起居注，迁祠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权发遣开封府事。

初，有盗慈孝寺章献皇太后神御服器者，既就系，李绚以属吏，考掠不得其情，辄释去。中立至，人复执以来，中立曰：“此真盗也。”穷治之，卒伏罪。迁兵部员外郎，纠察在京刑狱。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言者以为非治边才，改庆州。奏曰：“臣不堪于秦，则不堪于庆矣，愿守汝。”不报。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，中立曰：“是必挟他怨也。”鞭卒窜之。或曰：“贷奸可乎？”中立曰：“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，则人不自安矣。”还判太常寺，迁刑部郎中，进枢密直学士、知许州，改陈州。讹言大水至，居人皆恐，中立捕诛之。又徙杭州，暴

中风卒。

中立颇以文词自喜，然嗜酒无行。庆历中，集贤校理苏舜钦监进奏院，为赛神会，预者皆一时知名士，中立亦在召中。已而辞不往，后舜钦等得罪，中立有力焉。

沈邈字子山，信州弋阳人。进士及第，起家补大理评事、知候官县，通判广州，累迁都官员外郎，历知真州、福州。庆历初，为侍御史。

时吕夷简罢相，辅臣皆进官，邈言：“爵禄所以劝臣下，非功而授则为滥。今边鄙屡警，未闻庙堂之谋有以折外侮，无名进秩，臣下何劝焉。”又论：“夏竦除枢密使，而竦阴交内侍刘从愿。使从愿内济狡谲，竦外专机务，奸党得计，人主之权去矣。”其言甚切。权盐铁判官，转兵部员外郎。时选诸路转运加按察使，邈与张焜之、王素首被选。邈加直史馆，使京东。岁余，入为侍御史知杂事。未几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澶州，徙河北都转运使，又徙陕西，岁中，加刑部郎中、知延州，卒。

邈疏爽有治才，然性少检。在广州时，岁游刘王山，会宾友纵酒，而与闾里妇女，笑言无间。

论曰：庆历以来，任谏官、御史，名有风采，见推于时者，由臻、京之辈，凡数十八，观其所陈，盖不虚得。及之论阉宦，真仁人之言，其最优乎！绚、中立、邈亦有美才，致位通显，然皆以酒失自累，故不能无贬焉。

宋史卷三〇三

列传第六二

张昱之 魏瓘 弟琰 滕宗谅  
刘越附 李防 赵湘 唐肃  
子询 张述 黄震 胡顺之  
陈贯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

张昱之字景山。父秘，自有传。昱之进士及第，补乐清尉，润州观察推官，校勘馆阁书籍，迁集贤校理，通判常州，知温州。

蔡齐荐其材可用，擢提点淮南路刑狱。杨崇勋知亳州，恃恩为不法，诬蒙城知县王申罪，械送狱。昱之廉得冤状，乃出申，配奸吏若干人。徙广南东路转运使。夷人有犯，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，请一以汉法从事。权度支判官，为京西转运使，加直史馆，徙河北。被边诸州发卒斩西山木，卒逃入契丹者岁数百人，敌既利其所开地，又得亡卒，故不争。昱之戒斩伐毋得深入北地，卒亦不敢逃。

还，为盐铁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，号缘边都巡检司，亦曰策先锋，以知州、军为使，置副二人，分所领卒为三部，使援邻道。太祖尝用之有功，诏每出巡别给粮钱以优之。其后州将不复出，内侍为副，数出巡，部卒偏得廩赐，军中以为不均。通判保州石待举言于昱之，请合三部兵更出入，季一出即别给钱粮，余悉罢，仍请以武臣代内侍。

时杨怀敏方任边事，尤不悦巡检司。云翼卒恶石待举，遂杀之以作乱。昱之自魏驰至城下，召诸将部分攻城，使人请怀敏曰：“不即来，当以军法从事。”既至，又以兵自卫，昱之曰：“诸将方集，独敢以兵随，将欲反邪！”叱去卫者。城开，田况潜杀降兵数百人，昱之预知其谋。除户部副使，既而坐前事夺职，知虢州。

王则反贝州，有言昱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杀，使得逸去，今乃为则主谋，事平，无其人。会冀州人段得政诣阙，自言“尝为叔父屯田郎中县赋免缘坐”，且言“县以书属昱之”，乃下御史按劾，虽不得书，犹三夺官，监鄂州税。知汉阳军，稍迁刑部郎中，复待制、知湖州，徙扬州。以光禄卿臻仕，卒。昱之喜吏事，所至有声。退居筑家庙，率子弟岁时奉祠。

魏瓘字用之。父书奏补秘书省校书郎、监广积仓，知开封府仓曹参军。持法精审，明吏事。上元起采山，阙前张灯，与宦者护作，宦者挟气，视瓘年少，辄诛索侵扰。瓘密以闻，诏杖宦者遣之。

瓘门人魏纲上疏诋天书，流海岛，瓘亦坐是停官。复监郑州税、鄂州茶，以大理寺丞知衡山县，通判寿州，历知循、随、安州，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邕州獠户缘逋负没妇女为庸者一千余人，悉奏还其家。就除转运使。刘铨时计口以税，虽舟居皆不免，至是而雷、化、钦、廉、高州犹未除，瓘为除之。减柳州无名役四百人。召权度支判官。寻以罪降知洪州，徙梓州路转运使，还知蔡州、潭州，为京西转运使，江、淮制置发运使，自主客郎中迁太常少卿，知广州。筑州城环五里，疏东江门，凿东西澳为水闸，以时启闭焉。拜右谏议大夫，再任临江军判官。

史沆性险谲，尝为瓘所劾免。会广州封送贡余椰子煎等餉京师，辄邀留之，飞奏指以为珍货，诏遣内侍发验无有，沆坐不实废，瓘亦降知鄂州。未逾年，复为陕西转运使，徙河北。以给事中知开封府，政事严明，吏民惮之。内东门索命妇车，得赂遗掖庭物，付府验治，狱未上，内降释罪。谏官吴奎言法当执奏，而瓘不即奏行，请